



每一位劳动者都是一首歌

文/杨丽丽



当温暖的春风吹拂开院内的月季花,当麦田里的麦苗开始茁壮的拔节生长,当明媚的春光喊醒一个又一个春芽,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开始吟唱出一首动人的歌谣,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让世界充满芬芳和灿烂的音符。

在这个季节,每一位白衣天使都演奏出一首平安的生命之歌,是他们肩负使命,在非典和新冠的特殊时期逆流而上,她们是铿锵玫瑰,他们是铠甲勇士,他们用热忱的微笑和精湛的技艺打败病魔的一次次侵袭。不论春夏秋冬,不论黑夜白天,他们与死神抗争,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搀扶患者走出心灵的沼泽、用救死扶伤的信念燃起一次次生命之火。

在这个季节,每一位建筑工人都演奏出一首钢筋水泥的交响之乐,他们不怕烈日,不惧严寒,战斗在荒山野岭,奋战在施工一线,他们有泰山一样巍峨的脊梁,他们有海洋一样宽阔的臂弯,一条条道路的贯通,一座座楼房的拔地而起,是建筑工人辛劳的汗水,他们用青春韶华搅拌钢筋混凝土,用满腔热血浇筑铜墙铁壁。

在这个季节,每一位环卫工人都演奏出一首清洁之歌,是他们晨迎朝阳暮送落日,用永不停歇的脚步清扫每一条街道,清扫每一个城市的角角落落。皮肤晒得黝黑,扫把磨出老茧,汗水滴落泥土,但一身橙色衣服却是最亮眼的存在。他们是不知疲倦的陀螺,旋转在某条街道或者某个角落,如猎鹰般的眼睛不放过一个小小的烟头,也不放过一片小小的纸屑。

在这个季节,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演奏出一首知识之歌,他们是辛勤的园丁,用知识的雨露,为祖国的花朵传道授业解惑,他们两袖清风,三尺讲台就是他们的天地,一支粉笔书写出人生的春夏秋冬。他们是春天的迎春花,也是秋天的野菊花,不惧严寒,不惧风雨,经年以后仍然是那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。他们是阳光,播撒温暖,他们是雨露,浸润心灵,他们也是火种,点燃了每个学子的知识之火。

在这个季节,每一位农民伯伯都演奏出一首丰收的赞歌,他们是一群伟大的艺术家,以土地为纸张,以农具为乐器,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蓝图上演奏出小麦的青

葱,演奏出大豆的金黄,也演奏出果实的芬芳以及蔬菜的五彩缤纷。他们勤劳质朴,用汗珠搅拌出泥土的芬芳,用不断的丰收演奏出一个又一个甜蜜的音符。

在这个季节,我认真聆听每一位劳动者的欢歌,是他们用最华丽又最朴素的动作演奏出一首又一首赞歌。他们的汗水蕴含着炙热的激情,迸发出无限的力量。他们的双手托起冉冉的旭日,描绘出灿烂的风景。他们的臂弯坚硬如铁,在每个春天耕种下希望的种子。

在这个季节,我歌颂每一位劳动者,歌颂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奋斗的劳动者。他们是四季常开不败的花儿,用辛勤装点着祖国的花园。他们是奔腾不息的浪花,用滴水成海的精神推动文明之舟不断前进。他们是一首永不停歇的歌谣,永远唱响在天地之间。



父亲的“五一”节

文/杨丽琴



旧时光里,父亲的“五一”是最为忙碌的。父亲是镇里的电影放映员。那时的农村,文化娱乐生活相对匮乏,电影作为最直观的艺术表现艺术,是基层群众一项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。每年“五一”节期间,镇里都要安排几场义送电影活动。白天,父亲帮着母亲干家里的活,晚上,还要去别的村子放电影。

我们村子的旱地全在五里外的岗地上,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去地里干活了。父亲也早早起床,烧好了早饭,挑起扁担,挑着水桶去村头的老井担水,一趟一趟,将家里的水缸装满了,开始喂猪,清扫房屋前前后后。做完了家务,才叫醒我们起床吃早饭。吃完了早饭,打发我们上学了,又将碗筷洗刷干净,带上母亲的早饭去地里,帮母亲干地里的农活。

十一点多的时候,父亲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

做中饭,做好了中饭等母亲回家吃饭的空当,忙里偷闲到床上小睡一会儿。那个时候,母亲下午一两点钟吃中饭是常有的事。

下午两点多,父亲就挑开放映机,赶往放映场。太阳还高高地挂在西山,村里的谷场或者空旷的地上,父亲开始架机、接电、扯银幕。十里八村田间劳作的村民,远远地看到那一方洁白的银幕,心里悠然升腾起一股急切的企盼。大人孩子心里长了草似的,毛毛楞楞的,没有心思做活了,老爷们更是一声声催着老婆子,“别干了,没看见谷场的宽荧幕已经支起来吗?快回家烧饭去!快点!”老婆子想要趁亮多干点活,架不住汉子一声声地催,只好抹了脸上的汗,一步步走家去。家家户户的烟囱就冒起了缕缕炊烟,弥漫在村子的上空。

父亲总是草草地吃了晚饭,然后,坐在放映机前,在扩音机里放上一曲舒缓的音乐,耐心地等待着。

音乐响起,乡亲们的心就毛了,顾不上洗去一身泥土,来不及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,三口两口把饭扒拉进肚子里,就满心欢喜地踩着音乐的节拍纷纷往放映场聚拢而来。当场地上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,父亲插上话筒,向村民们问一声好,再送去一两声温馨的祝福。嘈杂的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。父亲则扳动了开关,开始他的放映工作。

微风送来泥土混合着庄稼的清香。黑暗中,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沉浸在电影剧情里,忘记了疲惫,娱乐着身心。这个时候,是父亲最欣慰的时候。父亲常说,五一节,劳动节,不劳动怎么行呢!为此,父亲乐此不疲。

更深露重,夜凉如水。人们早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,朦胧的月光下,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上,晃动着匆匆的身影。那是父亲终于忙完了一天的工作,挑着放映机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时光的褶皱里,思念如流水般泛滥流淌。依偎在“五月”的怀抱里,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忙碌的身影……

劳动之歌

诗/熊轲

祖先留下风俗,传承朴素与骨质

守护村庄的秘密,是全部的生活

田野间,溪流中,绿浪里

怀揣一颗心,在汗水中寻觅

生活拥有意义,是治愈心灵的良药

那些村谣流传千古,早早刻入记忆

留下祖辈的影子,深沉而又感动

我们拥有一双手懂得创造

学会哺育一粒种子,一朵菜花

谈及为生活献上祝福,乐于平凡

一切劳动只为拥有文明

老牛咀嚼岁月,阳光洒满脊梁

不曾遗忘勤劳是最好的本领



坦白说,年少时,我是非常害怕劳动的。每到春种秋收时节,就格外担心、焦虑,头皮发麻,甚至会整夜整夜地失眠。这是事实,不是夸张。因为此时,父亲会用十分严厉的口吻命令我停课,和他们一起参加田间劳作。

最难熬的当属收割菜籽。五月份,刚进入初夏时节,太阳在头顶上骄横,毒刺一样,晒得人浑身难受。镰刀在我们手中挥舞,小树一样粗的油菜杆应声倒下,摆成排,一直向后延伸。其时,父母马不停蹄,恨不能一刀砍倒一片田。而我则气喘吁吁,奋力向前追赶。

尤其令我寝食难安的是几日后的晒场打菜籽。抱菜籽,翻菜籽杆,扬起的秆壳和灰尘落进了脖子里,又痒又黏,特别难受。

望着父母亲不停地抡起连枷,汗水顺着他们通红的脸颊,一股一股地向下流淌,我既羞愧又心疼。为了增加一点收入,除去自家的十五亩田,母亲另外还租种了邻村人家的三亩。十八亩田的油菜籽,足足够我们全家拼上一个礼拜。收割结束后,我们每个人都瘦了一圈,尤其父亲,瘦高个儿,眼睛显得比平时格外大些。

紧随其后的便是种稻插秧。除不尽的菜籽根,横在软软粘粘的泥土里,又长又硬,稍有不慎,踩上去脚板戳得生疼。我那时跟在父母后面,一趟来一趟去,腰酸背痛不已,却丝毫不敢言说。插秧虽然辛苦,但秧苗都得到了落实,重新安家,定根,有了一个归宿,将来便会有一

劳动,助我飞翔

文/张承斌

一个好的前程,我心里也就舒畅,坦然了许多。

春去秋来,春华秋实。收获季节到了,毋庸说,我一如既往地扔掉书包,加入到收割大军当中。我们全家老小一齐上阵,父母打头,我们尾随其后。稻秧像听话似的在镰刀的嚓嚓声中乖乖躺下。傍晚时分,望着已平坦

的稻田,我们抹抹一头汗水,都松了一口气。

一连数日的辛苦与匆忙,我尝够了田间劳作的无比艰辛,体会到了生活的极度不易。父母为了养活我们,流血流汗,拼死拼活,不分寒暑昼夜,无视自身的冷暖苦痛。

而我彼时,则更加坚定了要上学、考学的决心。几年后,我真的就很幸运地考上了当地一所师范学校,成功跳出了农门。

如今,机械化耕作完全取代了昔日传统的手工劳动。人们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,是何等的幸福。目睹田间突突个不停的收割机器,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

我们仨的劳动节

文/杨晓艳



周末,熊孩子回家了,刚进家门就好奇地问:“妈,五一快到了,我们要怎么过?”我笑着逗他:“当然是要劳动呀,五一带你回老家过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节。”“真的吗?太好了。”儿子手舞足蹈。

五一那天,儿子天刚亮就从床上一跃而起。吃过早饭,我们就愉快地出发了。半小时后,我们回到了久违的老家。院子里一派生机勃勃,婀娜多姿的垂柳在春风中微微摆动,似乎在欢迎我们;蒜苗亭亭玉立,散发出浓郁的蒜香味;嫩嫩的蚕豆苗上硕果累累,令人恨不得咬上一口;还有小鸟在柿子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很是热闹。

儿子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东瞅瞅,西瞅瞅,这儿摸摸,那儿踩踩。老公朝他招招手,笑眯眯的说:“小伙子,你的任务就是先拔杂草,然后摘蚕豆,中午炒着吃。”儿子扑闪着清澈明亮的大眼睛,调皮地说:“我干活,爸中午做饭,让我妈好好休息一下,她以前每天都在过劳动节。”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模样儿,我和老公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儿子卷起袖子,蹬下来,低着头,一边拔草一边感叹道:“这些小草可真嫩,好歹是一棵棵生命,为什么要拔掉?”“因为不拔小草,蚕豆就长不好,小草会和蚕豆抢养分。”我拍了拍儿子的肩膀。

太阳越升越高,儿子一会蹬着,一会弯着腰,他鼻子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,浓密的刘海粘在饱满的额头上,总算把杂草拔完。接下来,儿子大步流星走进厨房,拿了一个精致的小竹篮,挎在胳膊上,准备摘蚕豆。我连忙进屋,换下细细的高跟鞋,也加入了摘蚕豆的行列。

儿子目不转睛的望着我说:“妈,不是叫你休息么?你怎么也来摘蚕豆了?”“劳动节若不劳动,就不叫劳动节了,我来给你当帮手。”我乐呵呵地回答道。母子齐心,其力断金,不一会,圆圆的竹篮就装满了,扁扁的蚕豆像一个个小精灵,带着泥土的质朴,散发出清新的香味。

儿子从小被我们宠着,唯一会干的就是洗袜子。他靠在沙发上,不停地揉着腿,嘴巴咕咕叨叨:“妈,以前我每餐饭都要剩饭,你说粒粒皆辛苦,让我爱惜粮食,我总是不以为然,现在终于知道粮食来之不易,是辛辛苦苦用汗水换来的。”“没错。”我点点头,向儿子竖起了大拇指。

“开饭啦!”系着围裙的老公吆喝道,他把菜小心翼翼端上桌,屋里弥漫着诱人的香味,我们幸福品尝着劳动的果实。

打捞时光中的“劳动号子”

文/刘杰



“不怕难哟,嗨哟!加油干哟,嗨哟!挑重担哟,嗨哟!挺脊梁哟,嗨哟!”每当我工作进展不下去的时候,遇难题想要轻言放弃的时候,我的耳边总是响起这壮志凌云的劳动之歌!

说来惭愧,我第一次听到这振奋人心、令人心潮澎湃的劳动号子,竟是四年前,不免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!那个时候,整个单位搬迁,需要更换到新的办公楼去。当时,我办公室恰有一台体积庞大的的设备,需要多人进行搬运,负责相关的领导便请来了搬家工人。我心生好奇,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要如何抬走。只见搬家工人,三下五除二地用绳捆住机器,找来了一个长扁担,没有太大技巧地便开始抬了。正当我有些许失望的时候,走在最前面的工人忽然唱起了押韵的歌,其他的工人跟着附和,工人们一下子又铆足劲了。我深深地被这朗朗上口的韵词,震撼人心的旋律给吸引了。上网一搜,原来,这就是劳动号子。

过年回家,一次偶然的机会,和父亲提到了劳动号子,父亲像打开话匣子一样。他指着家里的老房子说,几十年前,家里建楼房,请了村里的人来帮忙,那个时候没有打夯机,需要人力打夯,为了让大家劲往一处使,负责领绳工作打夯的指挥者,便会带领着大家唱点打夯号子。说罢,父亲清清嗓子不由自主地就唱了起来:“黄道吉日呀——扎福根啊!”“哎!”“脚下萱呀——加三夯啊!”“哎!”“四角硬呀——墩六墩啊!”“哎!”

再后来,广东卫视出了一档特别节目大型原创音乐文化节目《劳动号子——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》,每周五的晚上,我都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。也是那个时候,我才了解到劳动号子很是宽泛。搬运时,唱的劳动号子,叫搬运号子。那唱着“家有千顷共百牛,不如咱船工在外头”,是船工号子。此外,还有栽秧号子、车水号子、水田牛号子、撑船号子、调情号子,以及打夯、钉船、砌房、推磨等号子,可谓是应有尽有、蔚为大观。

机械化的出现,解放了生产力,像我们这种出生在九十年代的人,已很少有人注意到劳动号子了。还好,劳动号子的魅力再一次被打捞起来,那种由体力劳动而激发出来的动作歌唱,极富感染力,劳动的号子声,恍如一首粗犷而热烈的交响曲,响彻了大地,传播了四方!